

再访海法^{*}

彭龄 章谊

当我死去变成隐形迦密山，
它是我的幸福之本；
因为我的肌肤都已化作
那里的松针、松果、鲜花、彩云……

——泽达尔·米什考斯基《隐形的迦密山》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海法了。

第一次是为参观巴哈伊教(大同教)先驱与殉道者巴孛的陵墓，由于还要赶赴阿卡，没有更多时间在海法停留。不像这一次时间充裕，可以好好看一看《圣经》上多次提到的这美丽的“果木园”。

海法坐落在以色列北部突入地中海海法湾的卡尔梅勒山(《圣经》旧译迦密山)岬角上，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那时它便是地中海东岸的古渔港。卡尔梅勒意为“果木园”，由于山上林木葱郁，盛产嘉果秀木，很早便得了这样一个名字。它最早见诸文字记载是在犹太智慧法典《塔木德》中。记述犹太人用海法附近的海中捕捞的贝壳中，提炼的紫色染料染制祈祷用的头巾。大约就在同一时期，居住在北部黎巴嫩沿海苏尔一带的腓尼基人，也掌握了同样的技术，他们用提炼出的紫色染料染制的锦缎、布匹用于出口，深受希腊、罗马王宫贵族的欢迎。据说一匹上等的“苏尔紫”的价值，超过等重的黄金。腓尼基(古希腊语，意为“紫色的”)人也由此得名。

卡尔梅勒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以利亚山。以利亚是深受犹太人尊崇的先知，公元前9世纪亚哈王时代，由于亚哈王立了异族女子耶洗别为王后，在她的推动下，犹太部族中崇拜异族神巴力之风盛行，几乎胜过对耶和华的崇拜。而且，耶洗别还利用、杀掉了犹太其余的先知，只剩下以利亚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以利亚为了让犹太人认清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神，便约定同450名巴力的先知在迦密山上比试。他们商定，双方各宰杀一只牛犊放在柴堆上，然后各自祈求自己的神，谁能降下天火焚烧柴堆和牛犊的，便是真神。巴力神的先知们一遍遍地向他们的巴力神祈祷，又叫又跳，从早晨折腾到中午，却连一点火星子也没看见。以利亚取笑他们说：“你们再叫响一些，或许巴力神在睡觉，得把他叫醒……”这450个假先知不单提高了嗓门儿，而且还按照他们的习惯，用棒用刀往自己身上乱打乱刺，弄得浑身是血，以表示诚心，他们一直折腾到晚祭的时候，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轮到以利亚了，他首先将被假先知们毁坏的祭坛重新修好，依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放在祭

^{*} 原载彭龄、章谊：《走进迦南地》，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

坛上,又在祭坛的四周挖了一道水沟,架上木柴,把刚成几块的牛犊放在上面,吩咐众人将4桶水倒在祭坛上,水从祭坛上流下,注满了水沟。这一切做好之后,他开始祈祷耶和華。耶和華随即降下天火,焚尽了整个祭坛,连同木柴、石头、泥土,还烧干了沟中的水。犹太人见了,立即俯身在地,连连说:不再信别的神了,耶和華才是天主!《圣经·列王纪(上)》第十八章《以利亚与假先知比试》一节,详细记述了这件事……

往事逾千年。如今,无论是海法湾的古港口,或是以利亚与巴力的假先知们比试时,在迦密山上设的祭坛,都早已无踪可寻。只剩下一个“圣家庭”——年幼的耶稣及其双亲逃避希律王追杀时,曾在里面避过风雨的以利亚山洞,或可勾起人们怀古的幽思。但这郁郁葱葱,林木葳蕤的卡尔梅勒山,倒是足可以让人们领略《圣经》中描述的“果木园”的意境。

我们从海法港仰望卡尔梅勒山,只见一层楼房一层碧树,像一幅巨大的题作《果木园》的画屏,悬于海天之间,烟润(编者按:原文如此)辽阔,意趣横生。又像是一位长者,端坐于海法湾头,颇有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韵味。

早听说人们把海法比为美国的旧金山和南非的开普敦,说它是以色列开放型的多元化城市。当我们乘车从海法港边的盘山公路,攀援而上时,同陪同我们北来的布朗博士谈起,布朗博士没有正面回答,却说起当代犹太复兴思想的先驱和犹太复国主义倡导者西奥多·赫茨尔,在构想并着手写作《犹太国》一书时,曾想最好能写一部小说,来描绘上帝赐给犹太先祖的迦南地——巴勒斯坦,如何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在1898年10月,实际访问和考察了巴勒斯坦之后,更坚定了这种想法。次年,他把小说定名《古老的新国家》,并开始动笔,1902年完成并出版。在这部小说中,描述了主人公1923年重访巴勒斯坦时,看到耶路撒冷、海法都已经变成“具有20世纪精神的世界城市——有现代化的郊区、林阴大道和公园、高等学府、娱乐场所、市场……在这片新土地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睦相处……”尽管小说出版后,赫茨尔的许多朋友曾对小说中没有着意描写“犹太精神”提出批评。但在今天看来,这位19世纪伟大的犹太思想家的预言,有不少已成为现实……

“譬如海法”,当我们登上海拔550米的卡尔梅勒山最高处,可以俯瞰整个海法湾的观景台时,布朗先生指着脚下的海法港接着说:“由于海法港港阔水深,是天然良港,从20世纪30年代深水码头竣工之后,便取代了古城阿卡,成了以色列北部行政中心。如今,海法港已经是以色列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是地中海最大的集装箱货物集散地,吞吐量占以色列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半数以上。以色列建国后,海法成为犹太移民移居以色列的重要港口,人口从赫茨尔访问时不足两万,增加到30万。人口的增长带来了经济的发展,除海运外,陆路与空中交通也十分便利。它不仅是石油化工、电力、机械制造等工业中心,海法大学、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等高等学府及许多高科技研究中心也都设在海法……”

“更主要,是海法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在我们观赏观景台附近,一座由拉美犹太人捐资修建的教堂前一尊圣母怀抱圣婴的青铜像时,布朗先生说:“刚才我们说到有人把海法比作旧金山或开普敦,但我以为海法就是海法,它不同于耶路撒冷,也不同于特拉维夫。在这里,不论是阿拉伯人、犹太人;不论是信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巴哈伊教;也不论是传统派或世俗派,都彼此宽容,和睦相处,而不是矛盾重重,相互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它既是多元化的城市,也是赫茨尔远在100年前所期望、所预言的‘未来新土地’上的”“世界城市”……”

一直没有言语的戴维先生补充说:“海法是以色列国内公共汽车在安息日唯一照常行驶的城

市。”这在这个严格奉行犹太律法的国家，确实是罕见的，这大约也体现了海法的包容。

后来，我们了解到海法几大宗教共存及犹太人、阿拉伯人和睦相处的包容性，也有其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海法是一座有三四千年历史的古老的城市，不像特拉维夫，只是在 20 世纪初由一批犹太移民在荒地上建的小移民点的基础上，随着新移民的加入而逐渐扩建成的单一的犹太人的城市。在特拉维夫城南，靠近雅法老城区，有一座 19 世纪初建的哈桑·帕克清真寺。它曾是特拉维夫的犹太移民与阿拉伯人聚居的旧雅法市的分界线。1948 年独立战争爆发前夕，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遍及巴勒斯坦各地。阿拉伯人在雅法炮击特拉维夫的同时，也曾从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向犹太人开枪射击，在各自心中都埋下仇恨的种子。当犹太人反击后，雅法的阿拉伯居民害怕报复，携家带口，弃城而逃。如今，这座清真寺已成为特拉维夫城南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来说，他们永远抹不去被逐出家门时的惨痛记忆。而且，从那时起，特拉维夫便一直是他们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现实中都难以融入的他乡异地。而海法，早在一批犹太移民移居巴勒斯坦之前，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便在海法市中毗邻而居了。100 多年前，赫茨尔考察海法时，看到的是阿拉伯籍市长和犹太籍助手之间的亲密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两个民族的和睦相处。

海法又是一个海港城市，门窗洞开迎八面来风的同时，也培育和养成自己宽容博大的胸怀。不像耶路撒冷，位居内陆犹地亚山巅，自古以来，“到访者”不是十字军式的明火执仗的红眼强盗，就是诚惶诚恐，连“圣城”的一块石头都恨不能跪下参拜的朝圣者。这种环境大约也造成了耶路撒冷也像它那饱经忧患的石头城墙一般孤傲与冷漠。

布朗博士告诉我们，目前，在海法大学中，设有一个专门致力于增进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理解与合作的研究与咨询中心。这恐怕和海法两个民族的居民之间友好和睦的传统不无关系。

我们从卡尔梅勒山顶的观景台，经过绿树掩映、芳草如茵的大学校园、宾馆和自然保护区，弯到位于山腰的旧城区。虽说这里街道狭窄，衢巷纵横，无论是住宅还是临街的店铺，多是两三层的陈旧的小楼，缺少大城市那种高楼大厦或花园别墅的豪华气派，却不乏小家小户，安逸闲适的人气与温馨。犹太人居住区和阿拉伯人居住区紧紧相邻，居民们自由自在来来往往，看不到耶路撒冷旧城区两个民族聚居区之间的铁丝网、高石墙和墙后面那一双双充满疑虑与仇恨的眼睛。布朗博士告诉我们，在海法，不仅是市政府，而且各宗教的领袖们——拉比、阿訇、神父，也常常聚会，呼吁教徒们相互理解、尊重，和睦相处，共存共荣。这不正是赫茨尔在他的《理想国》的专著中所倡导、所期望的精神吗？这种精神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今天的中东，尤为重要。

经过海法市犹太阿拉伯文化中心，我们看到临街的墙上，有一幅用蓝色瓷砖镶嵌的壁画，还有几句诗，像一座“诗碑”：

边界两边
有太多的苦难
愿上苍降下雨水
洗净伤痕与仇恨
让边界消失

这诗句引自法国诗人布托尔的《边界的雨》

我们想，这“诗碑”若能立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立在生活在古老“迦南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的心中该多好！